



1.

早發的藝術青年

戰後臺灣藝壇，能以作品享譽國際，並和世界知名藝術家、藝評家深入交往並建立友誼，且備受肯定者，陳正雄無疑是少數中的一位。1990 年代之後，他是少數長期受邀參展巴黎五月沙龍的華人藝術家，與趙無極、朱德群的「抒情抽象」繪畫合稱「華人三家」；他除了在 1999 年獲得義大利佛羅倫斯國際當代藝術雙年展頒給最高榮譽的「終生藝術成就獎」及「偉大的羅倫佐國際藝術金章」，更在 2001 年再度獲獎，成為迄今唯一連續兩次獲得此一重要獎項的藝術家。他的大型個展，更是密集地受邀在海內外舉行，亦多次深入中國內地，以傳道者般的熱情，為許多專業美術學院介紹抽象藝術思潮與作品。同時，他也是 1994 年上海美術館「上海美術雙年展」諮詢委員及主要策劃人，可以說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畫壇接觸抽象藝術最重要的理論指導者之一。

此外，他也是臺灣原住民藝術及中國龍袍和少數民族服飾的重要收藏者與研究者，這些收藏更成為他創作的養分。本書深入探究他是如何達成這些成就，並剖析其藝術創作的特質與思想。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useum of Fine Arts



【本頁圖】
2009 年，陳正雄攝於紐約雀兒喜當代美術館前。

【左頁圖】
陳正雄，〈雪山月夜〉，1967，
油彩、畫布，53×40cm，
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

出生臺北殷商家庭

1935年，陳正雄出生於臺灣日治時期的臺北殷富家庭。祖父原居福建惠安，以代書為業，清末自大陸遷移至臺，祖母為廈門人。父親永居翁（1906-1993），原任日治時期臺北市政府家畜組合總經理，戰後在吳三連市長時期，為臺北市政府家畜管理處處長，後轉企業經營有成，擇居臺北中山北路、萬華、重慶南路、仁愛路，均為城區繁華地帶；永居翁交遊廣闊，朋友眾多，平素講究穿著，有美男子之稱。母親陳羅秀鶯（1903-1992），臺北雙園人，自幼聰穎賢慧，任事認真、負責，日治時期任職電力公司，獲頒最佳業務員榮銜；後為照顧子女，乃辭職在家，成為專職家庭主婦。由於出身大戶人家，陪嫁嫁妝，均為螺鈿家具；平日持家，也重視家居之美，牆壁為淺翠綠底色，外加燙金玫瑰花飾圖案，華美高雅。

1936年，一歲的陳正雄坐在母親陳羅秀鶯的膝上，立者為父親陳永居，左邊為他的姊姊。



陳正雄回憶說：「在這樣優美的環境中長大，很難不對美的事務特別敏銳與喜好。對美術的喜好，和對事情的用心細膩，乃至對人的和善好施，都是來自母親的影響與教導」；母親是他一生最敬佩、學習的典範，影響他一生最大。

陳正雄上有兩個姊姊，大姊畢業於日治時期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今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簡稱北一女），自幼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小學畢業時，每學年都是第一名；後來嫁給了桃園大溪一位留日簡姓醫師，他們是三代的醫生家庭。二姊則自幼送養給姨媽，因為姨媽未生子女。陳正雄是家中長男，另有一位後來從事旅行社業務的弟弟。

儘管從事貿易工作的父親期待陳正雄未來能接續家業，但對於陳正雄的熱愛美術並不反對，甚至多所鼓勵。

陳正雄對美術的才華，在小學階段便有所展露。就

讀臺北市太平國民學校（今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時，美術老師是一位日籍老師，要求學生每週交一幅畫，作為家庭作業。年幼的陳正雄對這樣的要求，大為興奮；回家後，拿起蠟筆，從家中的靜物畫到操練的日本士兵，整整畫了二十張。第二堂課時，全數交給老師，老師看後大為驚訝，還一再詢問：「這是你自己畫的嗎？」

之後，老師便將他的作品張貼在學校的公布欄，轟動了學校，母親大大地引以為榮；父親則半喜半憂地前往學校詢問老師：「其他的學業成績如何？」聽說都是全班第一名後，才放心地讓他繼續塗鴉。畫畫也成了陳正雄在那烽火連天的童年生活中最愉快的事情。



1969年，陳正雄雙親攝於家中客廳。

父執輩的臺灣前輩藝術家

1945年，日本結束在臺灣的統治，陳正雄正好十歲，全家自宜蘭頭城遷至萬華，陳正雄也改讀龍山國民學校（今臺北市萬華區龍山國民小學）。四年後的1949年，以優異成績考入臺灣省立臺北建國中學初中部（今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簡稱建中），這是一所深具聲名的學府；日治時期，名畫家鹽月桃甫（1886-1954）曾任教於此；而學校一旁街角的建築物，則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會的所在地，也是許多重要展覽的場所，戰後成為美國新聞處。學校對面正是日後的南海學園，由日治時期的產業陳列所改設的國立歷史博物館，也在1955年於此成立，是當時臺灣最重要的展覽場所。總之，這是一個充滿文教氣息的優美環境。

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館的所在地，位於臺北市南海路上，昔日為臺灣重要的藝術展場，今為臺北市市定古蹟。圖片來源：王庭玫攝影提供。



【右頁左下圖】

陳正雄，〈百合花〉，1952，
油彩、畫布，53×45.5cm。
陳正雄後在1954年以此作
入選「臺灣全省學生美展」。

【右頁右下圖】

陳正雄，〈瓶花〉，1954，
油彩、畫布，53×45.5cm。
陳正雄後以此作入選第18屆
「臺陽美展」。

李石樵攝於畫室。圖片來源：潘
小俠攝影提供。



【下二圖】

陳丹誠老師送給陳正雄的印章及
印文。



1952年，陳正雄順利考上建國中學高中部一年級，透過父親的朋友、也是知名膠彩畫家郭雪湖（1908-2012）的介紹，前往李石樵（1908-1995）的畫室學習素描和油畫；當時畫室中的學員都是美術專業的人士以及美術系的學生，高中生只有陳正雄，和另一位北一女 的學生郭禎祥（1935-），也就是郭雪湖的女兒。

由於父親商界的交遊廣闊，認識許多知名畫家，包括任教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簡稱師大）的廖繼春（1902-1976）等；年輕的陳正雄，從這些傑出畫家身上，獲得了許多藝術方面的知識、見解，與技術。此外，建中求學期間的美術老師，也給了他極大的鼓勵；這些老師都是大陸來臺畫家，有後來擔任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科主任的陳丹誠（1920-2009）、有國立北平師範大學（今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徐學中，以及福建省立師範專科學校（今福建師範大學）畢業的康曼儂等人。他們因陳正雄突出表現，都給予特別的關照，甚至送他當時很難買到的油畫顏料；而陳丹誠老師除了送他字畫，還特別刻了一枚名章給他。這枚印章，在陳正雄日後出版的畫冊扉頁，都特別鈐上，以紀念這分珍貴的師生之情。基於對繪畫的熱愛，他甚至創辦了「建中藝術研究會」，並

擔任會長。同時，他也是建中合唱團團員和游泳隊員，後來發現游泳需要耗費大量體力，練習後便無法繼續畫畫，只好忍痛放棄了游泳。

高中期間，在師長的鼓勵下，陳正雄開始將作品送往一些重要的展覽參賽。1954、1955年，他就以油畫連續入選「臺灣全省學生美展」，及第18、19屆「臺陽美展」，這是當時全臺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民間美術團體。

1954年完成的〈池畔〉（P.14），是陳正雄早期作品中的重要代表作，在深藍、深綠，與淺藍搭配的主色調中，但見一些帶著律動的線條，如池畔蔓草的晃動，充滿一種神祕的氛圍；令人想起臺籍詩人陳千武最早的詩作〈夏深夜之一刻〉中的意象：



1952年，陳正雄中學時代畫畫的神情。



閃閃 藍與綠的
螢火蟲 張舜著
在陰暗的夜空 那是
多麼美麗的夢唷
是希望的明燈 (1939)

多年後，美國知名藝評家、哈佛大學教授，也是佛羅倫斯國際當代藝術雙年展總監史派克博士 (Dr. John T. Spike, 1951-) 提及這件作品時，高度地推崇說：

〈池畔〉一作，屬於半抽象表現主義風尚之一。不但在其本國臺灣是創新，即使在紐約和巴黎，亦屬前所未有，令人驚豔！對一位當時年不過二十歲的藝術家而言，其高深之作品，的確不同凡響。不可否認的，其創新性相當重要；顯然〈池畔〉之所以獨特，乃在於其表現自信，而且毫無模仿痕跡。

(採自〈陳正雄畫作中的動勢、自然，與符號〉)

陳正雄，〈池畔〉，
1954，油彩、畫布，
52×91cm。



史派克所謂的「毫無模仿痕跡」一語，同時包含兩層意義：一是不模仿前人的風格，二是不模仿大自然。〈池畔〉描繪的正是建中對面歷史博物館後方的蓮花池，已然可見陳正雄在前輩畫家影響的風格中，企圖突破。

1955年，陳正雄從建中畢業，在父親建議下，選擇經濟學系就讀，進入臺灣省立法商學院（今國立臺北大學）。當時的父親認為：藝術是一種沒有未來的行業；而他自己也發現：生存的危機感和焦慮，常來自生活的不安定，這也是讓許多原本想從事藝術創作的人打退堂鼓的主要原因。因此，他接受了父親的建議：不入藝術學院，而選擇了未來容易就業的經濟系。而這個決定，日後證明的確奠定了他經濟上的基礎，使陳正雄能更具自主性地走向自己的藝術理想，也成為不同於一般藝術學院出身的藝術家。

駝鈴美術社與現代繪畫運動

臺灣省立法商學院位在臺北市合江街，求學期間，陳正雄創辦了「駝鈴美術社」，聘請有著「畫壇麒麟兒」（天才）之稱的畫家金潤作（1922-1983）來校指導。

金潤作出身府城名家，先祖官拜總爺，臺南前輩畫家顏水龍（1903-1997）是他的姑丈。金潤作留學日本後返臺，任職顏水龍主持的工藝研究所，並以作品連續獲得「臺灣全省美術展覽會」（簡稱「全省美展」）及「臺陽美展」獎項，而晉升評審；但他卓然獨立的個性與畫風，讓他竟然辭去人人稱羨的職銜，加入由一群同樣畫風獨立的畫家組成的「紀元畫會」，成為「在野畫

1954年7月，第1屆「紀元畫會」美術展於臺北市美而廉畫廊展出，參展會員合影。左起：陳德旺、張義雄、張萬傳、金潤作、廖德政、洪瑞麟。





【左圖】
1954年，第1屆「紀元美術展」目錄封面。圖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右圖】
1937年9月，「MOUVE（行動）洋畫集團」成立。其中陳德旺（前排左1）、呂基正（前排中）、張萬傳（前排右1）、洪瑞麟（後排左1）、陳春德（後排右）亦為「紀元畫會」成員。

家」；這些畫家包括：張萬傳（1909-2003）、洪瑞麟（1912-1996）、陳德旺（1910-1984）、張義雄（1916-2016）、廖德政（1920-2015）等人。他們之間的多位，也正是日治末期在臺北永樂町組成的「Mouve美術協會」（後改「行動美協」、「造形美協」）成員。「紀元畫會」繼承「Mouve美協」的精神，追求一種強調個性與獨創精神的畫風，而與主流的「臺陽美協」有著若即若離的緊張關係。

駝鈴美術社會員合影。陳正雄（左2）邀請金潤作（右1）來校指導。

陳正雄在創辦「駝鈴美術社」時，聘請金潤作為指導老師，金潤



作的獨特畫風與思想，也深深地影響了陳正雄，開啟他另一扇藝術創作的窗口。日後他回憶說：「我的素描功力，來自李石樵老師的教導；而我的油畫創作，則是金潤作老師的啟發。」

陳正雄入學臺灣省立法商學院的1955年到1959年間，也正是臺灣「現代繪畫運動」啟動的年代。1957年5月，先有臺灣師大藝術系畢業的一批校

友組成「五月畫會」，意圖摹仿法國「五月沙龍」的形式，在當時由前輩畫家主控的「全省美展」系統外，尋找一條不同的創作風貌。同年（1957）年底，又有另一群由大陸來臺藝術家李仲生（1912-1984）指導的學生，組成「東方畫會」，在臺北新生報大樓推出首屆「東方畫展」，也是臺灣首次以「抽象藝術」為風格的展出。與此同時，陳正雄也已開始透過英、日文，研讀西方抽象藝術的一些經典著作，包括：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的《藝術的精神性》、《點線面》、《論形式的問題》，和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 1893-1968）的《現代藝術哲學》等，他一頭鑽進抽象繪畫領域的研究，無法自拔。

在1950年代後期發軔、1960年代初期達於興盛的臺灣「現代繪畫運動」，是戰後臺灣美術史的重要關鍵，也是累積巨大成就的重要運動。這個多少延續著中國民初五四運動餘波的繪畫革新運動，在當時特殊的時空因素激盪下，大抵形成兩種主要的創作風格與路向。一是以大陸來臺青年為主體的「抽象水墨」風格，一是以臺灣省籍青年為主體的「類立體主義」風格。

那些以大陸來臺青年為主體的「抽象水墨」風格，系由「心象」出發，基於對故國山河與中原文化氛圍的眷戀，承襲傳統中國「水墨墨

【左圖】
1957年，「東方畫會」於臺北《新生報》新聞大樓舉行首屆「東方畫展」。圖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中、右圖】
康丁斯基的名著《藝術的精神性》、《點線面》的中文譯本封面。





陳正雄，〈深處〉，1960-1962，
油彩、畫布，31.5×41cm，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典藏。

染」、「以虛代實」、「計白守黑」的水墨美學傳統；不論其使用的媒材，是傳統的水墨，抑或稀釋了的油彩，在畫面中，模擬某種山水的可能意象，追求筆觸運動的靈活美感，神龍見首不見尾，游移於抽象與意象之間，既企圖與當時西方興起的抽象藝術相接軌，又思與

傳統的中國美學相承續。這種看似粗淺的思想，事實上，也造就了一批頗具風格面貌的藝術家，成了臺灣1960、197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主流風格。

抽象風潮一度橫掃臺灣畫壇，不分老少、不分省籍，一度都以嘗試抽象創作作為更新自我藝術生命的渡河之筏，這當中甚至包括了老一輩的臺籍油畫家，如：廖繼春、李石樵等人。

然而，這種以高度美學與玄學為基礎的文化風格，顯然並不適合一向樸實苦幹、開荒拓墾的臺灣傳統社會。中國大山大河的壯麗景象，既不曾實際經驗，談玄論虛的文化傳統也不是在地社會的思維形式；在一段或長或短的探索、嘗試之後，形象的解脫，逐漸喪失思維的涵養，而淪為一種純粹的形式遊戲，終致遭到捨棄、擱置。

幾乎是不約而同的發展，省籍出身的青年，尤其以「省展」及「臺陽美展」為中心，逐漸發展出一種由「物象」出發變形的風格走向，將畫面分割、物象重組，甚至結合野獸派的色彩，而形成「類立體主義」的風格。

而此時期的陳正雄，則以直接研讀經典理論的基礎，脫離上述兩個脈絡的拉扯，獨立摸索出一條屬於自我的道路，日後甚至成為法國巴黎「五月沙龍」的邀請畫家。



【右頁上圖】
陳正雄，〈金色大地〉，1983，
油彩、畫布，130×194cm。

【右頁下圖】
陳正雄，〈浪漫的樂章〉，
1983，複合媒材、畫布，
56.5×76cm，
臺灣創價學會博物館典藏。